

編號：24

將進酒¹

李白

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！
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，朝如青絲²暮成雪。
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！
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盡還復來。
烹羊宰牛且為樂，會須³一飲三百杯。
岑夫子⁴，丹邱生⁵，將進酒，君莫停！
與君歌一曲，請君為我傾耳聽！
鐘鼓饌玉⁶不足貴，但願長醉不用醒⁷！
古來聖賢皆寂寞⁸，唯有飲者留其名。
陳王⁹昔時宴平樂¹⁰，斗酒十千¹¹恣歡謔。
主人何為言少錢，徑須¹²沽取對君酌！
五花馬¹³，千金裘，呼兒將¹⁴出換美酒，與爾¹⁵同銷萬古愁！

一、作者簡介

李白（公元 701 – 762），字太白，號青蓮居士。自稱祖籍隴西成紀（今甘肅省秦安縣），先世在隋代末年流徙西域。李白出生地有長安、蜀中及西域等多種不同的說法。李白年青時隨父居於綿州青蓮鄉，在開元十二年（公元 724）二十四歲時辭親遠遊，從三峽出川漫遊各地。期間求仙學道，使酒任俠。三十歲時至長安求仕，其後失意東歸。天寶元年（公元 742）四十二歲時奉詔入京，玄宗命待詔翰林。其後因受權貴讒毀，在位一年多即上疏請辭，玄宗賜金放還。安史之亂時永王李璘召為幕僚，永王謀反兵敗，李白坐罪流放夜郎（今貴州省西部），中途遇赦東歸。後到當塗（今安徽省當塗縣）投靠族叔李陽冰，不久病卒，終年六十二歲。

李白詩以豪放飄逸見稱，所作清新自然，往往從容於法度之外，後世譽之為詩仙，在詩壇上與詩聖杜甫齊名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《將進酒》是樂府舊有的題目，這篇作品也有題作《惜樽空》的。前人多謂作於天寶三載（公元 744）賜金放還之後，近人則或以為當於開元二十一年（公元 733）以後，與學道的好友元丹丘同隱居於嵩山時所作。

三、注釋

1. 將進酒：「將」字在這裏解作請求，「將進酒」便是請人飲酒的意思。
將：㊦[窗]，[coeng1]；㊧[qiāng]。
2. 青絲：古書中往往稱黑色為青，青絲指黑色的絲線。
3. 會須：務必如此。
4. 岑夫子：舊說以為指詩人岑參，現代學者考證應是李白的好友岑勛。岑勛是南陽人，李白或稱之為「岑徵君」。岑氏經常邀李白及元丹丘詩酒暢敘，李白集內便有《酬岑勛見尋就元丹丘對酒相待以詩見招》詩。
5. 丹邱生：「邱」字原作「丘」，因孔子名丘，故後世避諱往往將「丘」字加「阝」改為「邱」。丹丘生即元丹丘。「丹丘」原是傳說中神仙所居之地，元丹丘隱居學道，與岑勛同為李白好友，李白詩中又稱之為「丹丘子」。
6. 鐘鼓饌玉：一作「鐘鼎玉帛」。饌玉，指珍貴如玉的佳餚。鐘鼓饌玉，即是鳴鐘鼓而食珍饈，形容享受着富貴豪奢的生活。饌：㊦[賺]，[zaan6]；㊧[zhuàn]。
7. 不用醒：一本作「不願醒」，也有作「不復醒」的。因「醒」字屬韻腳，在篇中與生、停、聽、名等字協韻，所以於此須讀作平聲。
醒：㊦[星]，[sing1]；㊧[xīng]。
8. 寂寞：不為世人所知。
9. 陳王：三國時曹植封陳郡，卒謚思，故此後世稱為「陳思王」或「陳王」。
10. 平樂：曹植所作《名都篇》有：「歸來宴平樂，美酒斗十千。」其中提到設宴的「平樂」，是漢明帝時所建位於洛陽西門之外的平樂觀。
11. 斗酒十千：十千是一萬錢。說每斗酒值上萬錢，是極言美酒的價值不菲。
12. 徑須：直須，應當如此。
13. 五花馬：指名貴的駿馬。唐人愛將駿馬鬃毛修剪成瓣以作裝飾，分成五瓣的便稱「五花馬」。
14. 將：攜取，「將出」便是取出來的意思。
15. 爾：你或你們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《將進酒》原本屬於漢代樂府鼓吹鐃歌的其中一篇，內容主要歌詠飲酒放歌。在三國和南北朝時，《將進酒》先後改名為《平關中》、《章洪德》、《因時運》、《石首扁》、《破侯景》和《取巴蜀》，內容變為歌頌君主功業。李白在題材上沿用漢代樂府舊題，將原先以三言或五言句式為主，而又篇幅短小的《將進酒》，改寫成以七言句式為主，又篇幅較為宏富的這篇作品。

李白這篇作品沿用漢樂府《將進酒》舊題，雖然主題仍然是歌詠飲酒放歌，不過在內容方面較前人所作更為豐富，在表現上也更見鋪張揚厲，情感的表達也顯得更為深刻與曲折。在這首詩當中，李白從人生短暫寫起，點出行樂須及時，眼前富貴榮華都不足珍惜，唯有與良朋共進美酒，才足以得意盡歡與銷盡愁緒。

李白詩向以豪放見稱，本篇更成為歷來論李白豪放詩風的代表之作。以本篇為例，詩的一開首先寫自天上而來的黃河之水，與高堂華屋內明鏡中的白髮，從逝水不返與年華不再，在黃河水與青絲白髮等鮮明形象的對比與映襯下，點出「人生得意須盡歡」，應要及時行樂的想法，然後才帶出「莫使金樽空對月」，這一藉飲酒以極盡歡娛的主題，可見全篇用筆的鋪張與曲折。詩人從得意須盡歡的體悟中，繼而以無比的曠達自信唱出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盡還復來」，而有「烹羊宰牛且為樂，會須一飲三百杯」的豪情。李白思想的曠達與感情的豪邁奔放，體現於篇中對鐘鼓饌玉、五花馬與千金裘等世俗名利的輕視，藉着對縱酒放歌的歌頌，篇中表現的是李白嚮往任情適性，為追求理想而脫棄凡近的卓爾不群本色，而李白詩的豪放，正具體見於篇中但求金樽對月而棄千金如敝屣的曠達，與一飲三百杯的豪情勝慨之中。

此外李白筆下的雄奇想像，也是塑造李白豪放詩風的重要因素。像本篇中對黃河水與鏡中人的描寫，及對古今聖賢與飲者的敘述，便處處馳騁着上天入海，筆下朝暮變化，又瞬間穿越今古時空的雄奇想像，加上河水萬里奔流，人生朝夕老去，與一飲三百杯等誇張筆法的運用，不但擴濶了詩歌的藝術想像空間，同時又加強了通篇的氣勢，足以造就李白豪邁奔放不可羈勒的詩歌風格。

這篇的另一特色，是長短句的運用安排。全篇句式安排在七言的基礎上，往往雜入三言、五言，以至十言的句子，不但令全篇節奏充滿變化，同時也有助深刻表現篇中的思想感情。像開篇的「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！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，朝如青絲暮成雪。」將原屬七言的四句，變成長短參差的兩組句子。詩的一開始刻意安排兩組同樣以「君不見」領起的長句，然後再接之以七言句。因為句式上這樣安排，在讀到篇中這部分時自然要一氣直下，在節奏緊密連貫之中，表現出黃河之水自天上而來，隨即浩蕩奔流入海的氣勢；甚至高堂明鏡中的青絲白髮，朝暮之間連續不斷的轉變。到了詩的中段，「岑夫子，丹邱生，將進酒，君莫停！」一連運用了四個三言句，再接以五言句「與君歌一曲」；而詩的收結部分，也用了「五花馬，千金裘」兩

個三言句。這種在篇中雜入長短句的安排，刻意打破通篇句式的齊一，做成節奏上的參差錯綜，能舒徐變化不一。加上在散行句式，雜入的「岑夫子，丹邱生」和「五花馬，千金裘」等都是駢偶句式，以致在章法上就更能產生跌宕多姿的效果。

在這篇作品中，李白極寫人生苦短，所以要藉着飲酒放歌來及時行樂。李白沿用漢樂府《將進酒》飲酒放歌舊題，以鋪張揚厲筆法寫出這篇豪氣干雲的勸飲之作。宋代嚴羽評點這篇時便指出：「一往豪情，使人不能句字賞摘。蓋他人作詩用筆想，太白但用胸口一噴即是。」就點出本篇足以反映李白下筆渾成，在文字之外更能以真情動人這一大特色。

前人每以為本篇最能見出李白放浪詩酒的本色。雖然全篇重點確實落在刻劃飲酒之樂，表面來看詩中所抒發的感受似乎極其放浪適意，然而若進一步追問何以李白如斯熱切追求酣飲之樂的話，便可以發現在縱酒放歌的豪邁曠達背後，篇中所要抒發的其實更有一份難以言喻的抑鬱在內。像詩的開首高唱「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」的背後，面對的正是逝水如斯與年華倏忽遲暮的悲哀；而篇中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盡還復來」的壯語，也斷不會出之於抱才具而見用於世的人口中。尤其收筆點出以美酒「與爾同銷萬古愁」，更明確指出肆意縱飲的目的，除了希望及時行樂之外，更在於要借酒銷愁。由此連繫到上文年華逝水與「古來聖賢皆寂寞」等喟嘆的話，便知李白要借酒銷愁的「萬古愁」，其實指志士縱有天生之材，奈何不見用於世，空令日月逝於上而體邈衰於下，這一千古志士仁人所痛心的不遇感慨。故此元代蕭士贇補注李白詩時便指出：「此篇雖似任達放浪，然太白素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，亦自慰解之辭耳。」足以說明李白在沿用漢樂府舊題寫成本篇的同時，更進一步注入了對古來志士仁人不遇的同情，與個人身世感喟在其中，並非僅僅因襲《將進酒》飲酒放歌這舊有題材而敷衍成篇，而李白在樂府創作上能沿舊製以出新意這一特點，也可從本篇之中具體見出。